

文化传统与当下

→当下小文谈

蓦然回首又见“士”

□叶小文

读朋友的新书《蓦然回首》，从“灯火阑珊处”看见的“那人”，分明是一个活脱脱的“士”。

朋友，千万小人物中的一个。此书，名不见经传的一本。作者自述：“并非一时冲动和突发奇想，并非赶超潮流，附庸风雅和粉饰作秀，更不敢有所奢求。只是平时在现实生活中，偶有所感，记抒心志，长久以来集成小集，与友共勉，权作茶余饭后调侃之话题。幸运的是，我们这代人生活在这个重要的承前启后年代，经历较多，感悟颇多。‘责任’成为我们这代人的共识，民族复兴、国家富强是我们为之共同奋斗的目标，并成为永久之期待和终生之愿望”

现在出版业发达了，尤其是互联网上的电子媒体更发达，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出本书，已不是了大师才能有的奢求。于是，很多可爱的小人物，很多鲜活的好思想，都出书了。琳琅满目，目不暇接。

这些书中，会不时透露

今天还有“士”吗？有的！只要中国的文化传统还在，“士”的精神就在。无论居于何位，“士”总是忧国忧民……

出，洋溢着一股股“士”气呢！

“士”，古代属“文人”一类，但“文人”未必都是“士”，有志气、有抱负、有风骨、有品位、有才干者才算得上，所以又叫“文人志士”。“士”，今属“知识分子”一类，但“知识分子”也未必都是“士”，除了仍要有志气、有抱负、有风骨、有品位、有才干，大体是怀才不遇而又随遇而安，随遇而安而又好游四方，好游四方而又喜唱善吟者，才算得上。

我这位朋友酷爱大好河山，常云游四方，有感而发。于是，我的手机上，便常收到他的诗词，来自雪山，来自草原，来自沙漠，来自大海……我为其诗感动，也为其人感叹。我想，何不集成一册，以文会友呢？果然就出来了。

来了，从书中，你分明看到一个“士”，向你走来了。

“士”这角色如何定位？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，有所谓“官一士一民”三维结构。“士”夹在中间，要么就“奉上”，为“官”效力，甚至成了“官”；要么就“事下”，为民间

愿，也就当了“寇”。那时“官”与“民”对立，“士”也真难为也。

今天好了，从总体上或至少从理论上，官民一家了。为官，就应“权为民所用，利为民所谋，情为民所系”。尽管真要做到，并不容易。如果非“权为民所授”，还是难免权为他用，利为己谋，情为别恋。

那么，今天还有“士”吗？有的！只要中国的文化传统还在，“士”的精神就在。无论居于何位，“士”总是忧国忧民，“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；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”，进退皆忧，先天下之忧而忧。

总是忧，不会患“忧郁症”吗？所以，“士”还要有自得其乐的本事，找到一种平衡。朋友的书中，从那许多快乐的词句里，你能感到淡淡的忧愁。从那许多忧虑的词句里，你又能体会到希望与快乐。

今天的时代，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、选择性、多样性、差异性明显增强，求知、

求乐、求美的愿望十分强烈。其实，选来选去，求来求去，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我们仍然需要“士”，我们大声疾呼“士”。

因为，今天的人类过着和过去不一样的生活。经济正融为一体，空间距离减少，生活水平提高，生命科学的进展使寿命延长不少。可是，新的环境、人造的环境，却危害着我们的居住；充满添加剂或转基因的色香味俱佳的食物，充斥着我们的身体；各种各样好工具使生活变得复杂，复杂到我们都没法处理了。尤其是，我们的生命可以延长，但如何有意义地度过这生命？我们跑得更快，声音传得更远，看见的东西更多，移动的幅度更宽，我们变成满身都是机器的血肉之躯，但是我们的灵魂缺少关照。高节奏的现代生活挤压了我们的思考空间，也诱惑了我们“欲”的心性。在这个纷繁躁动的世界里，我们的心蠢蠢欲动，没有片刻的安宁。物质

的发展让我们心灵迷失，甚至迷心逐物，把心灵、精神、信仰统统抛下不管，都被物化了。当代西方社会在从“现代社会”向“后现代社会”转型的过程中，“上帝之死”所带来的信仰迷茫使西方人陷入了“生命中不堪承受之轻”的精神焦虑之中。当代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“远离崇高”和“信仰缺失”的精神现象。人失落了信仰，也就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怀，人生的意义由此而变得晦暗不明。过去的宗教束缚解体了，但代替宗教信仰的那些理念，那些价值，又将安在？

这就特别需要更多的有识之“士”来焦虑、来思考、来奔走呼号了。

好在中国从来不乏有识之“士”。从一本普通的书中，不经意间，就听到了“士”的呼吸，看到了“士”的灵动。

“士”即“君子”。正在现代化路上奔跑的中华民族，不会跑得失魂落魄。因为蓦然回首，我们又看到了“士”，看到了“君子”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！



叶小文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、第一副院长。著名学者，著有《小文百篇》、《多视角看社会问题》、《化对抗为对话》等多部著作，本栏目特邀顾问。

编辑：王慧

游蓬莱 写蓬莱

“美在蓬莱阁”

有奖征文启事

蓬莱阁及蓬莱水城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国家首批“5A”级景区，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。这里山海相依、风光旖旎，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积淀。特别是八仙过海的美妙传说及海市蜃楼的自然奇观，使这里成为了人间仙境的代名词，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在此走笔放歌，留下了传唱久远的丽辞华章。为了进一步提升蓬莱阁及蓬莱水城的知名度和美誉度，深入挖掘蓬莱阁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，充分展示蓬莱阁及蓬莱水城之自然美、人文美、画意美、和谐美，蓬莱阁管理处与齐鲁晚报、大众网联合举办“美在蓬莱阁”征文大赛。

本次征集作品以描写蓬莱阁的散文游记为主，风格上既可大江东去亦可小桥流水，内容上既可金戈铁马亦可风花雪月。作品须围绕蓬莱阁景区展开，叙事要实，抒情要真，写景要美，哲理要深；立意独特，入笔精微，以小见大；语言优美凝练，富有文采；字数不超过3000字。

奖项设置：本次征文设一等奖2名，奖金3000元；二等奖5名，奖金2000元；三等奖8名，奖金1000元；优秀奖15名，颁发荣誉证书及纪念品。优秀作品将在齐鲁晚报副刊发表，并结集出书。除特邀作者外，其他获奖作者持获奖证书和有效证件可免费游览蓬莱阁景区一次。获奖作品将在齐鲁晚报和大众网公布，颁奖仪式初步定于11月份在蓬莱阁景区举行。

活动时间：2011年4月-10月。
本次征文作品一律提供电子文稿，来稿请注明详细联系地址、邮编及联系电话。来稿不退，请自留底稿。作品请发至plggc@163.com。

→感悟经典

仁者无敌与以德服人

□何中华

孟子说：“仁者无敌”，相信德性的力量。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讲究“以德服人”，而不是“以力服人”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。这也正是孟子乃至儒家之所以主张“德治仁政”的重要原因。因缺乏功利上的考量，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也就不计较较一日之长短，不以成败论英雄。

那么，德性何以是力量？因为在儒家看来，“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”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，其中贤者七十二。这些弟子之所以服膺孔子，心甘情愿地追随孔子，决非强迫的结果，而是孔子自身的智慧和人格魅力感召的结果，是心悦诚服的表现。这充分显示了道德人格的巨大感召力，这种感召力可以进一步化为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。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”那个道理。就国家治理而言，孟子讲过：“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”。其实孔子早就指出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。“仁者无敌”之说源于孔子，因为他说过：“国君好仁，天下无敌”。孟子同样重申：“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御也”。因为“仁人无敌于天下，以至仁伐至不仁，而何其血之流杵也？”孟子认为，若施行仁政，“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……如此，则无敌于天下。无敌于天下者，天吏也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”。

“仁者无敌”的“无敌”，说到底不是别人打不过你，而是相互敬爱，以其自身人格的感召力化敌为友、使之摒弃前嫌，从而化干戈为玉帛，这才是最高的境界。如孟子所说的那样，“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”。这是从肯定方面说



如果说中国文化相信“德性就是力量”，那么西方文化更强调“知识就是力量”。

从进化论模式考量，20世纪应该是文明最开化的时代，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，从而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幕，这是非常讽刺的。

的；若从否定方面说，则是“人必自侮，然后人侮之；家必自毁，而后人毁之；国必自伐，而后人伐之”。就此而言，“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”。

从表面看起来，道德的确是柔弱的。因为道德说到底就是人为自己立法，它类似于人工规则，而人工规则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可违抗性。因此，道德往往显得很脆弱。这也正是不少人之所以不相信道德力量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但是，只有道德才能彰显人的崇高和尊严。在此意义上，道德又是最强大的。它就类似于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谓的“思想”。帕斯卡尔说：人的思想就像是一根孱弱的芦苇，哪怕是一阵风、一场雨，就足以摧残它，但它却代表了人的尊严。离开了它，人之为人就会丧失其最后的根据。

道德的力量虽然柔弱，却

又是韧性的。放眼上下数千年的漫长历史，无论是物质的力量，还是制度的力量，抑或是知识的力量，都不如德性的力量来得那样久远和悠长。斗转星移，时光荏苒，一切的一切都在时间的无情淘洗中灰飞烟灭了，唯有那“感天地，泣鬼神”的德性之光，能够穿透历史的漫长黑夜和重重屏障，依然熠熠生辉，撼动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。相隔悠悠千载，今天的人们仍然感动于古代的道德楷模及其事迹，其中的原因何在呢？除了董仲舒所谓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之外，我们还能找出什么其他的理由？正是基于道德的这一特点，冯友兰先生说“道德无古今”，“道德无新旧”。这种历史穿透力，不恰恰是对“仁者无敌”的最好诠释吗？

如果说中国文化相信“德性就是力量”，那么西方文化更强调“知识就是力量”。当西方文化以现代化面目蔓延开来之后，人们不再信任德性，而是偏好知性。古希腊神话有所谓“黄金时代、白银时代、青铜时代、黑铁时代”之说，中国先秦的韩非子也说“上古竞于道德，中世逐于智谋，当今争于气力”。其实，道德的真正衰颓是伴随着现代性来临的。在现代性语境中，道德合法性在学理和实践层面上都面临危机。从进化论模式考量，20世纪应该是文明最开化的时代，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，从而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幕，这是非常讽刺的。现代人无可逃避地面临着痛苦抉择：究竟是按照肉体原则向物质的世界沉沦，还是按照心灵原则向精神的世界提升？这的确是一个“哈姆雷特式”的问题。相信“知识就是力量”，还是相信“德性就是力量”？儒家文化主张选择

道德的拯救，这才是人类在未来的真正出路。因为倘若摒弃了道德，只剩下实力的角逐和计谋的博弈，得到的结果就只能是冤冤相报，永无穷期。

今天的人类能够利用越来越多的知识去驾驭、支配、控制、征服自然界，到头来却不得不承受大自然带来的种种惩罚。我们遭遇的各式各样的灾难，又有哪一起不是看似天灾而其实不过是人祸呢？培根所谓的“知识就是力量”，到了20世纪已然沦为福柯所谓的“知识就是权力”。当我们拿知识的态度和眼光去看“人”的时候，我们“发现”的究竟是什么？亚当·斯密从经济学角度发现了“经济人”，拉美特利从机械论角度发现“人是机器”，达尔文从生物学角度发现“人不过是高级动物”，如此等等。在知识的视野下，“人”沦为一种非人格的存在。西方主知的文化通过殖民统治征服异族文明，靠的是什么呢？无非是坚船利炮和进化论逻辑。前者提供了现实力量，后者提供了内在理由。按照进化论，“落后”就理应被淘汰出局。但是，这种“力量”真实吗？有道是“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”。知识的过度扩张，显示了它自身的内在危机。

相信“德性即力量”的中国文化怎样呢？李约瑟指出：“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，就会认识到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，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之于邻邦的人民。”这个判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。不仅如此，在中国传统社会，人与自然也保持了总体上的和谐，因为中国人始终保有一种“民胞物与”的博大情怀。

(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)